
西山日記

西山日記卷下

苕西丁元薦長孺甫著

古道

臧損齋先生以儀郎爭大禮受杖下子方三歲遺命曰勿與應璧分財勿與商臣爲友應璧者胞弟翕齋公也析產時翕齋籍而上之寡嫂目惟所欲餘者以歸我古人哉子孫富貴繁衍有以也商臣葉大理公與損齋約同疏尋中止故臧遺命云云未幾葉亦以爭大獄受杖謫靖江丞

楚上有兄弟爭田數十年不決者訟歸道過嚴溪亭先生夙游之忿忿見辭色先生忽墮淚兄弟驚問故先生曰僕

有長兄棄世已久夢寐欲見之不可得吾見賢昆玉戚戚心動故不覺哽咽爾其人起拜曰吾兩人真禽獸不如矣遂相讓爲虞芮之田

孫太山比部如洵太宰清簡公幼子也第後過李玄白許布衣携一蒼僕玄白偶他出家人跡至舟中蓋敝舟也後玄白至其家其子自行酒玄白聚謂不能當曰此先世相傳舊規陳恭介子若孫過謁予力不能買舟強半倩夜船來此浙西所未有也

海忠介爲南御史大夫時對左右曰洪武時諸御史有不法者都御史時予杖欲拔故事行之諸御史股栗未發李

於官許司馬往哭之一切帷帳衣衾皆出自布笥中出徐俸金數十包各書曰某月餘俸若干不下數金前輩節操如此

張東海先生汝弼守南安入覲謁王文恪公適公以他冗不暇見公即就几上寫封于書門始知東海先生賢不放

南安太守忝拂衣歸歸謁唐伯虎伯虎方與人奕待刺謝曰吾竟局即來訪矣東海歸臥舟中伯虎報謁夜且半即捧足臥比覺方知伯虎也後作吳中一段佳話

沈吳州封公一日素巾見客客問曰先生有服乎曰族有姪女出嫁者从客問是亦可已乎公曰先王制禮不敢不

父也三年之喪士大夫因服官娼者多停服緦麻禮之蕩
然於今也莫知底止矣
許司馬先生攜子壻胡中丞之喪舟宿夜半解維歸
先生呼壻如曰吾家有一姪女嫁於此非冗甚失候之將
奈何壻如曰請以異日先生曰不然汝姊貧且弱我過此
不一候鄰里必笑之呼燭作一啓具一金申意先生之厚
德時於忽處見之　先生鄉薦部時歸安有初選一博士
杜先生僑客也先生與納交適病邸中先生補藥劑往候
之天暑矣閉戶厚絮長臥床蓐間先生呼其家人悉去之
病稍蘇往返十餘日乃起赴官先生再生力也終身不啻

及

沈中丞覲顧之封公除夕獲一偷兒乃鄰家子也陰諭而遣之且贈以度歲之資其人竟不爲盜公終身不言姓名

顧涇陽先生在選部時爲一窮交所賣幾負官謗先生終身不言有問及者徐曰人豈無不是耶仲季信未嘗一字爲兄辨也其人尋捐館先生存卹其後聯姻婭情好再世彌篤

文徵仲先生與吳中一貴公子友貸其百金業償之矣公子忽歿其父來候文者二徵仲仍貸百金還之不言所以貴人徐悉借知償金事謝而返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吾

視此顏泚矣

唐漁石太宰總漕時歸謁舅朱公辭焉朱故以頁令崇明修士也太夫人語崇明公曰何故拒吾兒不應總漕公翼日詣舅跽堂下崇明良久出數之曰吾見昔行李狼藉是以不欲見也曰甥有書齋篋中寧有長物哉崇明正色曰若獨不顧瓜李之嫌耶

王文成以新建伯歸里會嵩呼貂蟬騎出道遇張司馬邦奇公文成下馬侍立司馬從輿中拱手呼伯安老夫僭矣前輩待父執如此

江陵奪情鄒爾瞻先生受杖闕下馬健庵公令一隸負之

方報命公問曰鄒進士若何隸哽咽不及出一語鄒泗交
顧當時臺省之不如隸者多矣
嚴分宜延一館師爲程紀公濂肖子世蕃欲寘綠中其二
子以諸名公所襲借課藝令紀呈之分宜分宜愀然曰以
諸孫春教異日或可望進取目前尚未成材無欺老翁且
兒子已過分矣安敢有他覬覦那事遂寢此江陵以下諸相
公所不能及者
李臨川先生候徐文貞公於家刺入文貞束帶率其諸子
太常尚寶迎候門外款洽竟日坐至深夜文貞忽起立曰
臨川老夫請給一假恭候了一報言也須臾即出偶語及

廖道南中允必稱先生官至首揆年八十外其謙厚如此臨別細檢客帳被席及虎子之類周悉詳愼真後輩模範也 徐文貞歿有一老友來弔之不哭亦不拜但以手所携杖叩其棺曰子升吾不久且來矣

江陵時裴龍山緒以鄉同年入謁江陵延之上坐龍山數手曰大將軍門下有辯客不敢虛讓也江陵亦不忤

顧司寇應祥大參時有一部使者延之酒將起席束帶請於二人翁媼方對奕翁將敗局公從旁點之遂勝媼大詈蹴公而責數之曰若目中無母耶何以偏助翁公不敢辯良久乃起此細事然亦見古道矣 公上公車時父子兢

廣椰東而北及第理饒州陟錦衣幕敝衣延見閣莊懿進

鼓問曰願生何貧甚也吾貸生十金公門請歸問吾父乃

敢拜命謀之太公不可曰兒必出守方可償金寧恐之古

人操持多類此

外大父有從父覓劉清惠公妹壻也脫大父背厚殺一奴

構之當事者不直覓反坐其內子求援清惠清惠不可女

第赴水請死清惠曰吾却負李四翁不得盡脅外大父罪

也又數年候覓獄中叩首泣曰老夫不能為君計郡守以

公故覓獄成然清惠未嘗出一字也　東山有四水菴古

刹也清惠諸子欲據其地請之官地方諸不平者攘臂起

外大父爲首清惠托言掃墓至不陵避之詎已地還償清惠乃歸外大父往謝清惠無一言及前事歎伏竟日

郡大行某孝廉時即抗節不入公府郡守石梁范公某時來訪公具脫粟飯具賓主禮而去嗟乎此風今不可復見矣

范公守湖時躬至諸生沈竹溪某家而拜延爲子師一日守至生舍投一刺呼其蒼頭曰昨有齎數百金請爾主居間爾主堅不受否故來謝沈之節守之察兩見之矣

陳梁溪守吳興時適汚陽守吳公福之喪躬往弔焉進茗滿庭短牆敗壁脩然也已至欽士萊莘諸生而拜而去

梁溪守郡時郡後有諸生婦哭其夫之喪縊死者公率而

邑長三學生儒躬往弔之再拜奠賻有加禮時有一婦以床笫積穢係獄公祼而責之飾婦之門

朱觀察軫如蔡子木門人也分守浙西時按使者蕭公廉廵若上觀察請曰先師蔡司馬葬有日矣適迫明公滙事之期某不敏自顧忝介承教之日長報先師只此將刻爾敢告兩日假使者心亮之

沈我政思孝以得罪江陵戍電白道江左左使徐公中行故與沈厚請假諸中丞送之豐城彔伏三日夜而別且訂婚姻之約二公皆未有子也中丞賻沈傳符屬之曰某義不可不送明公勢必不可行沈亦心感之每歲候沈封公

於稱李投以晚生刺益殊禮也此二事皆末世所絕少者

錢孝廉某南雄先生弟也壬子爲學使者首拔出邑一老友試劣等孝廉慨然請於學使曰某生受業師也今應正貢不幸以劣等停廩某願以應補之廩讓師老友竟得貢而孝廉以是秋歌鹿鳴古人哉客死公車惜也其外孫馮餘發乙卯解

朱兆隣相公乃翁東山長者也少年師一僧以醫遊公卿間至老且貴矣歲時伏臘必設饌事以叔祖可謂厚德其醫不必謝効每投刀匕必丞夜往候之主人郎意不在我不如也天祚善人信哉冢孫亦爲吏部郎

金壇于氏庚辰手始納交長孝廉郎中甫丹公次兵憲大儀部多恂恂長者手足友愛至老彌篤孝廉病劇兵憲至慟哭于家祠願以身代儀部以救趙高邑左遷安吉倅杜門讀書不干戶外事淸修幾三十年無倦遊于鄉郡家中郎委之一從父繼於如予此末世所僅見事癸甲後此意漸替今家風又一變矣

李中丞守郡時學使者開中喬壽齋先生因阜公嚴執法偶褫吾庠徐生梅爲邑博士所誣公論不服也中丞入覲先大夫時評廷尉其爲徐生白寃狀中丞歸郡即請於學使者還其青衿即徐生不解其故

癸未予輩從花林李先生思傳與其二子同席先大夫以南瑞兵使赴任李先生携其幼子赴儒士試相會武林先大夫曰某與學使有舊力能爲郎君地願請其名先生力辭焉李生攻苦讀書終身不敢望一青衿天也然辭者與請者目前終不可見矣

李古冲先生默以太宰赴召一夕駕輕舟訪劉循坦翁翁即借其舟送至峴山烹一羊覓一尊相對爲竟日談臨别贈以鏡一銜「寓規諷意

妻祖臧益齋公將貢時長公兗山先生繼芳已爲水部郎矣公誓不受封入太學非業讀監規不能成誦大司成如

例杖之此古道也六七十年前風俗朴茂守法與執法者類如此

孝豐吳若源御史與紹興某守厚善吳公子往居間守大怒延責曰若富家子少年不讀書乃渡江作此無恥事耶杖之十留衙齋日課一題公子窘甚涕泣求歸數十日後方許唉乎此真父執也　中丞維嶽若源公長子也少年令江陰性傲僻中丞其來按郡乃其父同年刻意裁抑之獄予杖令不受曰願罷官去毘陵守解之曰令少年強項守願携之出令三思守乃閉讓曰若上有父母出處安得自由少年不能忍負氣拂衣與曰能無悔乎若試清夜熟

簪之明日守携令受杖抶之五令後郎比部會試同考江陵相公平湖太宰汪司馬皆出其門官至黔撫居恒歎曰吾一生受用此五抶

李臨川尚寶欒與范司成善司成有愛子曰膳官私以二百金寄尚寶曰俟兒長成幸與之司成捐館數年膳官甚無籍尚寶歸其金于吳夫人夫人初甚喜已訝曰老悖酷愛庶孽寧止二百金哉更索之尚寶瞠目不言又數年吳夫人得故籍所寄李止二百金乃惜往謝罪方青山發難時嚼然不滓者尚寶許司馬滂上朱宗伯及予四人而已

江中丞東之大行時有一同年郎比部染疫妻女童僕亦

者什九一子尚在襁褓中丞往候之抱其孤以歸比鄰氛
將絶叩首床第間江未出門瞑矣時長安甫苦疫傳染一
家多慾之曰君爲友誼篤矣獨不自爲計乎中丞焚香祝
天曰東之止以一念熱腸妄自比古人天幸見憐與孤俱
生即不幸願俱死無憾竟撫其孤而還之古人哉

曾東溟先生志道初舉孝廉糶稱貸數百金積米入閩之
故曰吾此行必聯第家貧勢不能不取故預爲養廉計耳
將上公車爲舉人居間得五十金第而歸即呼其人還之
其人曰向得公幸不死何故見還先生曰汝罪原不至死
吾安敢違心隱恐此亦古人事也

董宗伯初歸家人多不法宗伯間庇其家人地方側目時攘臂曰我輩只得告怨唐大人宗伯稱戕唐大人者一庵先生也諱樞以北部建言予杖講學荊中

石楚陽中丞守吳郡時日閱李官爰書提衡焉太倉有陸生無辜罹重辟公即斜正之立與辭免後守坐中丞之劾會勘事在李官力爲申雪中丞長公令長興時陸生于感恩詣謝令曰君無以乃公老李官纖毫芥蒂吾父且不免何有於君父李官者中州袁公可立令節鉞登萊者也

楊文貞客江夏貧餒於陳氏會大疫其家無少長悉病勸公出不從婦家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公初喪妣窆人

未得兆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壙塚世遠無遺骸葬此其後當貴請以贈也公曰丈人厚意不敢忽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基土耳壞而不治不可爲孝況又舉以畀人哉願丈人愼之以率子弟

文衡山先生精於書畫尤長鑒別凡吳中收藏家求鑒定者雖贋物必曰此真蹟也人問其故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待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時有假先生書求題款者即隨手書與之略無難色

不假位勢而吳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年至九十而聰明強

健如少壯人

錢玉川游成均時與同舍生醵金爲會後宦歸同舍生死

且三十年矣其子貧亦不知公前所負也訃予如倍償之

友義

淑損齋公身後孤漸長以無父失教蔣太湖先生慨然曰此吾責也至其家課之數年束修不受一錢此卽舜田公也嘗有過蔣先生曰檟楚恐加孤兒相對涕泣不食猶子亦感化

劉清惠公聞李古沖訃哭且慟爲文祭之臨祭適遇家子施君至公曰麟老矣精神不能格吾友子少年幸爲我佐之命施君讀哀詞公慟而酹且哭且酹竟日始輟奠　孫太初全眞子也居恒擷菖蒲花作清供清惠公爲之娶初婚夕避床走曰元帝授我候我數月仙去尋生女葬掛瓢

堂後每值晨合節清惠亂攜壺至山下呼太初麟在此以
淚酹墓三酒淚而去

惕文襄公一清性豪奢燕居褻服盡錦綺林貞肅儉布
素二公雅相善也一日貞肅謁文襄門者報曰有一老學
究敝衣冠來謁文襄訝曰此必林司寇也更衣出迓貞肅
罵曰若必向質庫索敝衣不得故良久乃出爾前輩多畏
友所謂法家拂士也

繆仲淳北遊姊夫人僑寓雲間康孟修許繆姊忽病痢孟
修夫婦百方周旋晨夕供養如子媳惟恐其起居不便至
穴壁窺之八進一匕筯色喜否即食不下咽臨易簀與孟修

訣曰吾兒雖北遊有公在如吾子吾目瞑矣及柩歛以所貯自用美木凿其先司理南濱公自川中攜歸者也

稚太史世臣駱太史文咸同年也駱候稚中道徒步至稚駭問故駱曰舟行適觸岸岸潰數尺土人擁舟去矣稚立遣人還其舟河下有一米船駱問曰此何爲者稚曰里中有訟者賴吾力居間故以此謝曰兄受乎曰方欲還之以客至且止駱大笑曰我爲兄立成此高誼令蒼頭代駕舟還其米前輩責善眞其幸如此

甲午夏偕予從廷尉送予城外浮居語丈及史玉遞于中南託予調停其間予曰不能也予性戇二兒我相重非日

舌可解者干健述鄧定宇先生與同館生偶不合二十年後忽相見皆變色定宇先生自反當年敘嫌原非有根何以久而不化耶此稿喪此念一動相對者亦覺色和此是處朋友要法兄歸幸以此語二兒予至今佩其言

蔣恭靖公瑤有一老友貧而落魄無子一日雪中與婦同向火門外有叩門聲則恭靖徒步至也出二金以贈其人沽村醪蔬腐相對爲竟夜懽前輩厚德多類此

鄒公汝愚卒於石城吏目劉忠宣以方伯按部令吳清惡廷杖不出送即具故方爲汝愚治棺殮也忠宣聞而賢之古人交義如此

陸學憲時雍以營繕郎督三殿工成世廟獎勞而賜以一陵事例當陞京卿適潘恩倩同僚潘某代其夜直潘後謁入直者共一揮使則武定私人也袖中懷一揭立幹於時上入武定言潘覓抵罪陸公度不可救不平曰吾實累潘恐坐視乎亟劾武定陰構諸不法狀亦不敢及潘事也上閱疏擲諸地者三尋與杖謫嶺海越數日忽有古潘某者照舊供職真聖明哉陸公可謂不負友矣

沈啓南周易賛時王文恪公適罷相歸即命駕往候啓南強起題黃鶴白雲四字賦一絕曰黃鶴白雲歸去公此樓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紛如海且向山中訪病翁援筆而

逃

黃賓王以立儲事發逮將下緹騎獄詞於押者三晝夜有老卒助時唁黃曰吾嘗服事海忠介李公努力凌州間上標名也語畢淚簌簌下鄒文選觀光慮黃不能堪或自裁詐爲賈人冒險計入獄多方慰藉之已至其寓見黃內子涕泣曰吾夫必死矣友先伏劍待地下鄒出爲覺解縱役以光祿少卿客死白門鄒王捐三百金刷旋後坐此交逮中之最少者

趙中舍士禎少年以善書漫遊京師與沈兆部純父先生吾先生將赴杖出所愛佩刀玉書鎮與訣沈受杖趙日夜

以背負之幸不死相從至彭城忽二騎從趙甚急人皆疑其以北部故北至則中貴人持其所臨黃庭蘭亭諸貴獻諸上時以朝廷喜學書故急召之見便殿給筆札命二中貴持巨牋一幅跪而書之趙署男一揮為上稱善賜酒食再書四大字命以中書舍人待殿陛明日謁江陵公曰此內降御不可長也若懇辭明日辭官上曰何辭爲曰張相公命也朝廷不悖曰一中書殺不能主耶命乘二傳江陵癸未之禍兆於此矣

故事凡受杖者必得一二人經紀其事江陵時吳趙二太史以爭論奪情予杖闕下同官同鄉皆引避堅不赴梁溪

泰餘山柱挺身任之多方調護於血肉淋漓中諸校訐曰君何爲者公慨然曰我泰舍人也竟引疾歸徜徉蓉湖者二十餘年子延蒸癸丑登第令豐歸化有賢聲

陳祖皋以販鹽事致罷大辟此事陳實不在册中也士大夫以太常故共側目于皋幾度必獄中初議獄時獨陳梁溪存一公蔡朱平涵太常本房門生也嘗謂予曰陳生可以不死獨吾師愛阿堵也甚于子故久而羅織者愈衆太常指餉平涵呼其綱紀解事者曰若辛非二千餘金必不能出肯以相委惟吾所爲亦不難平涵百計經營陳竟出獄事畢即首太常柩前曰亟爲公子計心力竭矣敢以此

報師有纖毫染指者如白陳後持二十四金謝不滿悉捨

浮屠修淨業

鄭善夫初不識王儀封廷相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存歿坐遇登諸生後鄭卒王聞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

李夢陽代韓文草疏璫已銜之欲下獄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累海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延先施之欲其一至海矜閹宦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與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

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識今臨歿生之際乃始
托之爲不愧於心乎吾停收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
之謀也瑾之再三以片紙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
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
在我我敢吝惡人之目而不爲良友一解答也遂詣瑾
瑾喜倒屣迎海延置上坐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
得先生來命左右設醴海曰吾有言告公公肯聽吾言當
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時宦官高力
士能寵群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即請爲先生脫
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聞萬不及一

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門等脫難哉即犇衣趨詣闕拜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聆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竟得釋歸

吳公廷舉篤友誼見良士必身下之羅玘年四十餘貢入太學公奇玘玘痢疾而僕亡公自爲煮粥負登廁一晝夜數十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

義俠

嘗與趙沈艾受杖時門生故人無敢近者臥廣鄉市中夜半逵通州四顧扃戶忽一賈人張姓者叩扉入開門延數君子入諸檢押送者不下數十人張宰豬烹羊酒脯相勞費不啻數金生平未一面也或恐之曰若不畏江陵耶對曰吾細人何知利害一切悉聽之禍亦不及丙申秋余與馬比部過其門見棹楔纍纍拱左右饋余以一剌投之享其酒脯時張君沒久矣比部拜其墓隕淚

沈君與以爭奪情謫戍歸時道與挾邪酒次非紅裙不歡也一日至新安一富室與貧生搆以二百金私君與求解

於鄧公君典曰請酒後妓浮巨觥觴君典聽請曰妾願一言君典曰惟命妓曰相公負海內重名乃爲富室下石負生耶且相公挪一官如鴻毛何二百金爲君典立自責致書鄧公反前語貸生訟大勝詣守謝守曰此沈太史力也來謝君典君典與語之故因出妓見生生與交歡越十年妓亦爲人所搆下蕪湖獄生謁廳救之乃免此可作一傳奇後生輒以挾妓爲風流且藉口前輩吾故揭二公案

鄧生歿後當事者併欲殺其幼兒以事屬鄧樹家陰毒之伍伍床蓐矣伯和挾一伙友夜半至其門踰牆入抱兒出付友時鄧氏有二婢侍兒伯和心計曰婢不歸與且事必

洩復入手挾二婢出又問婢曰乃公有一寶劍安在婢曰在床頭復入取之出入凡數次如入無人之境明晨抱兒在家復向某家索兒其人窘甚不敢洩前事壯哉杵臼程嬰何以過焉伯和時爲予言之氣尚勃勃惜其落魄以老不及爲國家効緩急之用命也夫命也夫余聞伯和邵生芳奇才何以不能自免曰有勸之遠遊者以床頭毀少艾囊中金不能走神龍行欲猶可醢也信哉

沈少卿中丞季文丙子冬與伯兄爭鬭同計偕遊挾邪間中丞少年翩翩魁諸妓爭昵就之獨一妓笑曰此少年郎耳心愛其長公訂山海之誓第後令商城卒於官妓命騎往

吳之有俠士風商城公負氣多睚眥一發有外行公白諸殺之火其居方置酒會客神色自若若得志處仲之流也

中丞避舍多矣風塵中有其隻眼如此妓者不可抹殺也

陸大行少白狂士也與吳之彥共里之彥虐其族叔少白持一鐵鞭斷關而入之彥急走後大詈其鞭曰此鞭專打吳之彥可決濁世之憤

方希直先生疚魏尚書澤是時讁寧海典史當補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後過方故居爲詩曰箭輿衝雨過侯城蕪採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自啼淸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封憶令威

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王紳子徐初從學方先生靖難後嘗欲與方先生表姪鄭埔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遂繫獄幸文皇念孺忠特宥之且明徐徐辭疾讀書青巖下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謝方石閩鄉人方正學殉身滅族沉鬱百年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於世虛齋蔡先生致書有曰先生秉彛執義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皆公所訂正表章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世公之功大矣

韓孝子守忠孫某習農負薪爲生其庶母通於少年某益世族也某慮勢不敵佗終不能報晨起持鐵錐伺佗出僻拉殺之鳴之官某慨然承服令問何以殺某不應拷掠至死終無所言蓋爲其母諱也丁子曰孝子有孫如此勝狀元及第矣世眼以囹圄桎梏爲辱忠孝節俠以九死爲榮吾故表而出之

元末將毅之父以貲雄湖濱訓練士八萬餘保障一方封民兵萬戸侯仍建義學義田延楊鐵崖先生維楨爲書院長稱義門將氏焉太祖初起毅率鄉兵首附由都事歷官刑部侍郎至今子孫蕃衍爲望族近有一孝廉跫乎以今

之時得侍郎父子地方安枕矣
閔午塘身後有一奸僧持諸公子陰事甚詳甲申游翁負氣俠公子陰以僧事告曰願爲我報此仇然亦止借杖後患文中之耳一日游至閔請閒懷中持一禿首付之閔愕然汗浹游投之河中
黃貞父封公有門生樂黃業不成去學劍一夕月明中游河堤上見一人出入戶內彷徨數次叩之故曰吾妻與人通奸意欲手刃之力不能問曰君意果決乎曰決矣借其刃斷二頭投之湖中謂其人曰速去速去　曾大母方氏有一猶子負氣其妻爲人所奸手刃之鳴于官官亦無如

之何祝髮爲僧背大父剏觀音堂于湖濱延方僧其中
親甚篤惡地方人呼曰老菩薩八十餘而終此三人者皆
將材也今不可得矣　族祖有諱武魁者多膂力負氣臧
黃門威畤多所凌轢魁獨與之抗臧無如何有猾子無賴
爲盜魁飯而手槌殺之曰誓不留此種以辱祖宗亦俠士
也

格言

壬辰予過達觀和尚于毘陵一舟中予叩之曰生平患性急且不能忍辱和尚曰性急者不淡心也不能忍辱者不自重也予曰不忍辱由我相勝反不自重耶和尚曰開時出門逢諸犬猜猜相向若爽然不校看得我大物小一切榮辱俱放下矣予淡味其言時月明鼓柝夜半淡談和尚高聲朗吟。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物可思維夜來處處鳴鐘鼓敲破獨醒人不知亦奇男子

予癸巳謁選見朱縉紳中丞問曰予當爲何官曰例宜令懼不堪願改教公正色曰令以治天下者也教官以道化

天下者也子顧難其易者過易其難者乎

吳門一大老嘗一語藏爾家議不一吾友蔡無辱曰此事難言須與王皇大帝如會地藏王菩薩考察其生平功罪方的計寸地貸行師所可贖度乎以爲名言　蔡無辱云人家子弟少年驟發科名便是不幸吾子不敢厚望其進取恐其造業也又語予曰貧家子弟不中也得若兒既有此家世諸子弟不中不得此兒不如我慮

李臨川先生樂曰世宦少年子弟有才便不是好消息非賢父兄加意範束便是爲惡張本

洪武時吉邑有滿長壽者以糧長役京師時正值高帝嚴

呼例應朝見口稱長與縣長解一名潘長壽高帝大喜授
以御史諸御史不服尋陞都御史御史心薄之而不敢言
有一巡按奉差請教於潘潘曰君去時莫驚歎了人歸時
莫淡贊了人此事不見正史其言甚有味恐今之爲大中
丞亦不能出此語也

嘉靖有一郡守初任諸里老廷見中有一耆宿前後伸二
指作隱語太守即其故度不能隱眾里老以實對曰謂使
君爲第一等太守也太守變色曰何其人曰使君初到不
問百姓疾苦先問錢糧是以爲第二等也在今爲名言

張巷之變有以風顛寬之者有以借題反戈於請劍者繆

當時時爲庶常大書於邸報之首曰借題二字箝忠臣義
士之口風顛一諂長亂臣賊子之志時論大快
楚中一新進士謁本房座師蓋黃門某也曰可以做天下
事者宰相諫天下事者諫官我師身爲諫官又出首揆門
下宜發憤盡言黃門曰姑稍待曰師爲一轉太常卿欲言
無及矣又曰欲正言無諱先自正己始夫人所以不能無
濡染者不過爲美田宅計爾海內民窮財盡勢將鼎沸目
前美田宅必且爲屯田管房得無愚乎黃門愕然蓋中丞
石楚陽公子諱有恒字雲幽令長巳死於甲丁之變
周敦松爲太宰有罰其黨於補知者曰清議曰果謝必有

大禪於銓政其人搰骨門是何言也居高位而止以謀術必左右顧盼縮朒多遷就卽畏齊何能爲

楚人李若海語繆仲淳曰凡人聰明不可用盡機智不可使盡勢力不可占盡議論不可說盡精神不可馳騖盡衣食不可受用盡吾讀有味乎其言也

余以骯髒不諧於當路朱文寧曰凡公祖父母吾輩須善處之此・字最有味

海忠介以苛節取重一時凡縉紳論事必藉口忠介文貞曰出剛峯之口者可信也入剛峯之耳者未必皆可信也

淑琛如尚質語徐伯章曰以做人之心做官必壞官以做

官之心做人必壞人其言直捷可味

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瞿然避席曰名言也

夏公寅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當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邮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斬梗焉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威望者鎮守二邪詔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

薛文清曰少言沈默最妙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

有力又曰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敬寡辭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動故輕言輕語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潛溪宋太史歸田日銘於楹曰積高山之善尚未爲君子貪祿毫之利便陷於小人

劉忠宣語陸吉士溪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己多難立朝矣只加朋友君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陳毅齋恐字贊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恐爲是役情貴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

愈勵過一百恐爲張公蹇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加其不恐傾敗立至

王端毅公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言事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末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旣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識見旣淺踐履必薄規爲必麤以此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開闊世務異他日得實用耳

邵康節嘗勉人曰此心天理只因息待失之提起此心便

是天理放倒此心便是人欲

章公從爲御史大夫務持大體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嘗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哉

正論

許司馬先生與林憲副椅鍾光祿化民及從父建叔會講武林講畢司馬左右顧曰諸公何以教我憲副公曰余何知只講見利思義四字庶中有面赤者

景泰中林聰以爭易儲事下緹騎獄幾死胡忠安公濙稱病請亟歸里上遣使慰勞公謝曰老臣無疾聞欲殺林聰驚悸欲死林以是得免

辛亥長安宴客有演古荊釵者錢安撫考訊錢玉蓮鮑山父怨發怒大詬之予戲曰兄欲顯祠郎手段耶山父怒不已曰錢玉蓮好拗悶的予解曰此戲耳山父曰即戲也使

不得遂爲罷席更數日語大怒未衰嗟乎如此肝膽安能容於將局哉癸亥予家復演荆釵終席如見山甫凜凜相對

陳莊靖瓚爲新鄭所逐林居者十餘年有惡新鄭而譏其守者莊靖艴然曰新鄭實不貪只是脾氣太重爾前輩乎心如此

寧夏之變事定獻俘日上御朝受賀內外文武賞賚各有差文定公閱邸報語唐長公曰宋澶淵之役凱旋宰相寇準以下素服待罪朝堂者七日相對泫然

汪館亦奇人也嘗稱贊於新安一二老先生貧困無聊走游

外將發別先生曰何以教我先生曰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直拜而受之市海上一切貿易戶下二言爲外爭北面事之勢漸盛遂入逞至釀大亂

又一典史爲按使者所逐解衣受杖大呼曰打奴典史某不服使者曰何曰典史受賄以銖兩計動輒坐之曰賊大人取至數千萬曰無得官銀典史奴不服也使者無以應

管東溟先生數責江陵五大罪一曰滅父子大倫二曰斬先聖道脈三曰亂制科大典四曰殺言官以掃公論五曰尚刑名以賤元氣以告鄒文潔文潔歎曰吾不能爲吾師辯也

神宗選后初得餘姚孫氏女盛裝入諸王館馮保日求后時業已衞爾後日入宮安得許多珍異滿其欲乃宜罷[illegible]

羅念菴曰世以多欲病楊文襄某則親知其廉介或曰何以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勞左右提之地頃刻立盡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為常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於一介不取可也非兼介乎

正德中楊文襄嘗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皆時所諱忌者

清議 附規諷

今天下亡論君子小人亂黨門清議其孰從而衷之曰吾從衆雖然孟津之會諸侯赴義者八百國佐以周呂之聖焉而詘於墨胎氏二子秦人十萬之師勢如摧枯東游一布衣奮袂而數語立却又何以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何以不言公卿大夫曰大道隱清議在野而世一切抹殺之曰好名曰黨嗟乎彼突如勃如一念而千古片言揭日月寧暇阿私所好倖倖名高哉熙寧小人一剝元祐諸君子快矣至衆有骨而甘心焉今日榜朝堂明日立石殿門 上下狂逞如龍不顧

鑄安民二字者不工也薛文清以忤閹振幾死西市慟哭稱爲關西夫子而出之者振竈下養也沈少卿鍊令溧陽抗使者曰備具矣一胥吏泣請曰是猶吏而强項者也吾儕小人寧死不能搦管事中寢少卿後參金吾軍事上書糾相嵩買奇禍直聲震宇宙鄒黃門元標論江陵奪情杖闕下長安士紳亡一人敢探者馬文恪令一隸往偵狀隸踉蹌報命涕泗嗚咽此以數行淚爲淸議者也正德中劉六劉七之亂掠中州過鈞州戒毋犯馬端肅里入泌焚焦相國第則盜賊亦有人心邪萬曆辛亥吳令某弔於同年某某女郎要津錄風道徑帷中窺見令門此丁[illegible]郎

其兄固問曰後數日當自知亡何果銓部奏令尋爲守所持中丞左令逐守當是時清議縣於一女子又安問梁公之姑恭靖之姊乎異哉彼所謂焚如刺如者也則監不能防秦坑不能燬漢黨不能梏孟子不云乎無是非羞惡之心非人也性也一念下吉片言揭日月故曰清議丁子瞋目良久拊漆起曰吾須念之此飆顏訛門人避席問故丁子曰惜乎吾爲衛將之爲公卿大夫者地也或曰彼方孳黠自號清議而子何諱爲嗟乎惟其自謂清議也乃其所以私也而又廣爲黨禁以劖此如綫之脉乎天下不爲益賊所竊笑哉悲夫

陸文定公平泉一日同諸太史謁分宜前遊者覆其庭中菊公舉手曰莫翻倒陶彭澤

顧涇陽先生謁太倉王公公曰近有一異事閣中所是外論必以爲非閣中所非外論必以爲是涇陽先生曰某亦有一異事外論所是相公必以爲非外論所非相公必以爲是公不覺大笑

熊太史敦樸負氣左遷別駕江陵勞之曰子之尚昔賢痛心太史對曰丹溪有言通則不痛痛則不通江陵默然

文學

蔡于木司馬少年雅負才常爲人作一誄武林一前輩曰蔡生有意古文詞乎須識字聞者咋舌曰何自予不云乎古者賤不誄貴少不誄老古人慎重如此此得自老友范心葵云

李于鱗恭龍解組後搆白雪樓樓三層最上其吟咏處中以居一愛姬最下延客四面環以水有山人來謁先請投其所作詩文許可方以小舴艋渡之否者遂謝曰亟歸讀書不煩枉駕也千古詞人傲骨青白眼多類此至弇州闓幃廣交游然聲譽亦藉此起

弇州先生浮沉詩酒官至八座獨於阿堵不屑染指老而哭其次公太常曰不比老夫他日去一坏黃土付兒曹三復之清風襲人

錢南雝先生鎮未遇時兄貢爲爨爲讀兄爨許司馬兄爲夜讀相對燃松子代燈勵志苦學有古人風

陸九淵闢靖康之難輒剪爪習弓矢曰終日馳射不失本領張子厚少年談兵一變至道二先生始不爲腐儒

祝京兆允明穎敏博學有聲成弘間世所推轂以其書法混跡陸博酒色其一段高邁豪曠人未之知也有子某登進士讀中秘書出爲々郎仕至通判至今人稱京兆而不

及黄門可惟也京兆故與李崆峒先生並其了以黄門典試便道謁先生先生先索其試錄觀之大呼曰祝希哲乃生此兒良久出一茶而別其丹黎之家乎

唐六如先生寅天才宏放負奇自喜舉鄉試第一嘗會試爲同識生株累罷爲吏放浪詩酒山水間多奇僻蹤跡詭異嘗一赴寧王聘度有反形佯爲清狂不悲以免卒年五十四夫以孝廟之寬仁也程篁墩學士之重望也子畏之高才也竟以徐生事不能稍寬文法於平日形跡外制科之疑如此當時無敢有爲唐生辨究者令淪落不遇賫志九原悲哉祝希哲誌銘千載隕淚

歸熙甫先生有光生平喜讀書沉酣於經術及司馬子長以貢舉應天省試第二人行年六十始登第新鄭亟愛之欲授予館選公那居也知者曰公之才不宜令且老矣安所屈首簿書公不憚求令長興強項獨行其意旁邑一豪貴縱舍人兒橫行邑中公繩以法竟戍之上官不能奪也又為邑城倉橋且以石梁漕艘不得脩衆恣橫民至今思之以順德判去尋擢太僕丞司制誥新鄭意也竟為臺使所軋詩詩不樂卒於世廟中七才子以西京開元建旗鼓中原而經學訓公以老宇康堅守六經壁壘屹然大雅羽名家其自負不在毘陵下

吳文恪公自箴州積學有素求端用力必由博以入約自體而達用不事矯飾務以行檢爲先至其爲文根柢則以經傳爲之主波瀾則以遷固爲之輔　太宗在北京有白鵲之瑞禮部及府部例各進表不當意命尙書蹇義特以示楊士奇改一聯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後云與鳳同類駢鵲於帝舜之廷如玉其輝翯翯在文王之囿義以進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

李西涯當國時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奬或朔望或散衙後門生群集其家講藝談文詩以爲常一日有門生歸省西涯集同人餞之即席賦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

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桃
泉人傳翫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命石潭重改
衆愕然西涯即援筆詩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歎服
弘治初北地李獻吉首爲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
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焉從
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何景明最有名世稱四
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閑冶精融而景明澡
思秀逸皆藝苑之鴻匠也　景明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
及雅大記嘗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
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人以爲知言　徐禎卿詩

昌穀善厲文弱冠作談藝錄以究詩體之變斷自漢魏而止晉以下勿論也北地李夢陽方以文推海內見禎卿所爲文異之人稱徐李禎卿善賦頌作楊雄反騷作反反騷賦其詩操縱六代而出入于景龍開元間有廸功集談藝錄行於世又與王文成談致知之學無年不竟所志

楊升菴少負才雋紬文石渠預觀閣秘進詣愈深未幾以議大理不合謫戍滇雲遂丹禁而就朱炎辭密親而之荒戍萬里於邈人何以堪公神襟灑灑旅棲高嶢扃絕世務時與韻士浮艫游覽翰金碧林水之勝人間斷簡與篇延搜且舁行遊飲嘯吟披不輟獨舞之暇著書五十六種狀

疎浩蕩考訂精密篆隸草眞咸臻厥妙嗟夫古人之學可想也

李于鱗以古文辭創起濟魯間陳百家言讀之務鉤其微抉其精取恒人所置不解者拾之以積學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爲其毫素汚者輒不忍爲也

郭忠武元發詩爲武臣之冠有黃河白骨舒陽裹哀草連天戰血腥句

師模

陸公震亭出章文懿門下爲令小不檢一門人以歲薦爲令有淸望文懿愛歲薦者而辭不見陸陸因請文懿曰若能改過異日相會未晩也後陸以車駕郎疏諫止毅皇帝南巡雪中裘忽花翌日杖死闕下文懿哭之慟迎其喪於羅刹江復爲文哀之前輩師弟相成道誼眞古人哉陸宗伯茨曰其孫也

唐太宰龍八十致仕歸衣冠徒步道中親知多勸之公曰吾若儼然乘輿何面目見假山先生地下也

唐前成怀石督學兩浙時吾邑有兄弟應貢者兄貢稍後

公問曰同胞乎曰然公曰貢應讓兄其人不應公竟貢其兄明年公按湖發案畢衍理前事曰汝爲諸生數十年抑思明倫二字乎吾故欲越貢而貢汝兄禮即是法也汝勃然變乎色寧復有人心乎命褫其衣巾其人伏地願受杖公叱曰此禮義相先之所吾杖豈加於禽獸耶諸生再三申救卒奪其廩　江陵奪情時南中九列以上暨諸臺省相約議保留居公時以太宰攝祭酒正色曰諸公不見彛倫堂乎竟不署名尋被劾予告

李中丞顧守吳與時待青衿極有恩禮立文會以課之多所奬拔一生以私請公廷叱之行且申黃次日刁民乘機

諸生公大怒曰昨所以責某者譬之子弟不幸教家長多方飭督豈爲風簷刀筆地耶杖責不稍假諸青衿咸服吏凜凜重足　一老孝廉以私干公公延詰之其人皇恐請罪公正色曰若不改行吾褫若衣冠矣又新孝廉某公所取士也歲餘不敢以一事干公俟公將去補一詞居間逡巡未出口公解其意曰吾與公叨一日之雅自愧無所賜今以一語賻公孝廉離席起問公笑曰只不講公事四字孝廉慚而退

陳公敬宗號澹然以南京祭酒九載考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素慕公品欲收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撫

南畿在京中貴某知其與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爲陳言之公曰故宗伯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求謁矣中貴乃遣人致彩緞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爲大字書之而遣還其禮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士大夫高其風節云　公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度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即待罪不輕恕間有所稟啟于對君六館殆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森嚴朝廷上下之過也

何學士瑀至孝蕺安人卒公哭踊絕而復生朝廷聞之遣

官諭祭仍詔起復將祭酒猷員久難其人而上知公剛方欲用之以厭士論公聞命即具疏乞終制大畧言忠孝豈有二致事君親初無兩心使親喪可短則他日所以事君者可知矣上覽奏許之

庭訓

沈鏡宇先生林對山嫌門人也語予曰吾同門例以禮幣餽座師林先生一無所受積數歲乃以金酒巵爲壽先生堅辭再三門人固請先生攢眉曰非僕故拂諸君意也寒家世列要津相傳無此物若携歸令家大人見之必見罪眞淸白吏子孫也

沈鏡宇節甫位九列年踰知命昧爽必衣冠候封公於寢習以爲常夜坐漏下五六十刻集諸子若孫環列封公左右凡勝衣者必侍非問不敢發一語封公不就寢不敢退司余以下凜凜重足肅若公庭

張州公家規子若孫非有室不得凭利所舉子女外家例有所賻如湯餅錢之類分毫付質庫息之婚娶後藉而歸焉計子孫數倍聯姻多窮交修士清白吏子孫若上豪有力者一時烜赫公不屑也凡聘禮出入厚不過五十金或三十金嫁女獨厚以其所息者饒也　公以勤儉起家一子弟莪穫來見公終身不啻歲杪所入必計明歲內外大小食指多寡錢糧戶役師友束修疾病醫藥吉凶諸費或天時旱潦意外事故一切不時之需悉爲經畫儲蓄有餘方敢買田宅宴會優人不入門

李臨川先生侯沈司空節甫見其二子焉衣冠侍立司空

亦不命之坐但日兒輩不肯讀書便負此好光景即今相
公方伯兒翁也
吳十萬公璽每祭掃必鷄鳴後子弟衣冠畢集子某拜水
部郎一日掃墓後期至公裸而庭責之不衣務公怒倍責
世家多愛子兒登第後鞭笞乎春秋掃墓不行者有之或
遲至何月兒暑刻乎吳公以布衣起素封禮教凜凜水部
覩蕪湖關多帶碾器歸封公怒悉碎之
長州吳德園先生尚儉篤行士也治家嚴飭尺寸不爽家
嗣安園以北部郎恤刑省覲夜赴友人酌歸稍遲先生張
燈坐中堂待之北部歸即跪之祠堂而數責之曰若翁乃

爲若等門耶後輩多嚴事之

海虞錢封公亨獨行尚風節于侍御按楚歸先生故避之

鄉侍御皇急浼親友長跽請罪先生數責之曰吾無暇纖

指一部四書豈無一題堪試士者獨出敬大臣則不眩耶

儀其章服火之里中人至今述其事以爲奇

董宗伯份訓子孫家法極嚴儀部嗣成已卯鄉試後宗伯

携之掃顧夫人墓舟中與客圍棋儀部從旁點綴一子宗

伯大怒推案而起跪儀部數責之至於垂淚曰以若所爲

是汝舅嵩翁積榜樣也傾家喪身從此始矣鹿門君能訓

子何至老而頓沛翁積頁奇才殺之者鹿門也儀部長跪

至子夜衆客力救不解
十中亟王立癸未第歸封公明照避之京口遊行一故人之丧仲淳以爲官師事封公意欲稍緩之中亟竟往事封公大怒責之曰汝初進身目中已無阿翁矣諸親友競勸行數十里不解封公存日老見余相友愛諸子余斤斤奉庭訓事諸父如父爽辛而後此風漸不可覩矣

在楚陽中丞長公有恒往西冬來調長典例任子謂之其來長尚綿紗也予戲曰長安用此衣恐將爲局中所絕少巳聞其長公簾是秋觀覽馬歸尚中丞服大稍如時制中丞大怒曰此非吾孫也簾長跪而罪良久乃釋中丞儉簡中

故衣與之皆短褐時服所其揶揄者中丞久持齋長公遂
安時以一二緇及蔬菓寄中丞邸其僕其家法方嚴類如此
楚風方盛中丞杜門無所覩厚其包孝肅之流也
丁司空賓蒞年得子然家教甚嚴青浦一富室以人命涉
訟事急緣門客請丁公子借筆牘解之私二百金討究聞
而大怒責杖嫡夫人長跽請解不得更追其金如數還富
翁躬謝於青浦令曰所以責小兒者正家法也某氏人命
果非真若以賓故苟求是賓敗其家而殺之也富室乃安

母範

安吉陳練塘先生良謨遺腹子也幼時都夫人故嚴督之而以果餌遺其師誘之使親師而慎母公老青衿陰陽家以宅前井不利守吏欲代為移井以告都夫人夫人執不可曰奈何以豎子故妨里中飲者乎卒止公第後板輿迎母入長安水涸臥一小舟公中夜呻吟詰旦都夫人跽而責之曰貧生出入小舴艋耳至徒步百里若初入官便忘向來本色耶豈奢氣滿從此一念始吾不願從汝北立見汝之敗於官也公涕泣伏罪良久乃釋後公竟以清介稱長者母教也

姚京兆一元公陝西御史歸于書一刺於邑尉索鼓吹行焚黃禮偶來㕍游夫人聞而責之曰一刺且誤况其大者乎按使者一方係命吾不知若失誤幾何親朋競勸之乃棹

游夫人初城居每飲必於常供外溫酒一壺食數品令蒼頭候門外族中有以徵輸至邑者請飼之冬必為臧獲辦夏衣長夏輒補綴紉絜京兆每從歸囊不敢入私室親朋餽遺一切太夫人為政其孫叔度為余言

駱太史之子鳴鑾甲子歌鹿鳴歸太夫人方向臥不起鑾冠服跪床下曰兒幸不辱母母鞅鞅不豫色何也太夫人曰吾猶記爾父鄉舉時止一裘貧及居停借送之歸吾其鷄

忝其席爲歡今汝盛供帳多騶從大張鼓樂汝母井田舍翁婦何故以腐鼠相嚇也　駱孝廉上元節自武林市一燈餽介先一夕置酒張燈奉太夫人顏色太夫人推案不飲曰君父無所取於人亦不輕餽人余得自武康徐霞石先生云　侍御髮曾太史曾孫也母夫人出前坦吳族課子甚嚴稍有過輒命長跽堂下自奉淡泊子貴不改其素侍御侍食母側不二篇也吳司成文石爲予言之

梅長公之嫂少年受業項先生士貞忽箕股而坐先生竟去梅母劉安豐先生女也親至項氏謝過仍予長公杖十五先生乃安

孝友

甲午余過林四尚書里登其先壠穴右有黑石大如屋問異人曰林翁得地時地師曰此地當累世公卿翁曰吾何德以堪之以正穴葬兄後依兄葬其左兄子先發至郡守遂絕嗣翁殁也翁子相繼高科入史館兄弟尚書四人俱有謚今并仲山司寇五矣

丙申予謁李司馬顧於京邸敝衣不蔽膝束帶脫二板以線微繫之公每赴宴見佳麪食輒流涕主人驚問故公哽咽曰傷哉貧也吾二人不及享此是以悲爾先輩一段風味今不可復覩矣

選平仲生平至孝太夫人有愛女嫁某不善治生平仲攜之官不甚解事只得委曲忍耐恐傷太夫人之心也宦歸太夫人忽欲索一二百金贈女平仲唯唯一時措辦不及太夫人推案不食平仲長跪膝下予常以此自反負心多矣庚戌予北上姚氏孤甥來送予酒次予忽淚下至沾襟左右相詫以爲不祥不知予有衷腸至今未向兒輩道破也

張安甫先生自號天方以祁州守論最當擢丁母憂歸服除意不欲出曰仕爲親養衛親今安在徘徊久之乃上疏乞休太宰馬端肅異之曰官垂就而棄若脫屣眞恬士也

特奏進二級着金絨優游里居垂三十年子寰復貴亦棄
官侍養
吳氏全孝公以母夫人不知以何事入浣衣局公年二十
四指揭尋母行遊四方足繭髮綠五十餘而始遇於中州
某朱邸將夫人老且瞽將華矣母子相抱大慟未幾孝翁
火其廄廄以一小斝歸至中途渡大河適颶風大作舟幾
覆同舟者索得其斝以爲異也行且投之河翁號慟持斝
叩首籲天曰願與母同溺衆憐而止之風隨定歸而遇一
老僧指湖邊一高阜葬母生子洪孫山先後司寇南北翁
親享其盛天道哉王文肅先生有全孝祠堂記

沈孝廉燧巽洲公父也友愛篤至父卒其弟急進取借出繼應試幸連第官至郡守無後族議以孝廉次子繼孝廉怫然曰吾子不爲無父之子後遺貲數萬金聽族人分析去　公平居吟哦不去口數日忽嘿然室人訝曰君抑似重有憂者曰然吾母止一猶子吾以綵泉之任委之不意其陰有所乾沒也吾偶目擊之而彼不吾覺吾亦不忍發曰彼自負心術君何與公愀然曰必吾使之不得所是以至於此是皆吾罪遂厚贈遺之卽此一念宜子孫之繁昌也

涇陽先生友愛肫懇仲兄才而負氣手足間稍拂意輒形

詞色先生長跽請罪候色和方起其猶子孝廉渶嘗謂余曰叔父立朝大節諸公闡之詳矣至家庭孝友百不及十也

陸文定公一日與賓朋宴坐忽報長公至急起延之門外相對默然寒燠不數語輒起去文定不能留也送門外拱立良久去遠方敢進坐客訝曰大相公緩重乃爾文定公曰何也儂昔少貧長公倘鋤我宅傍地命吾及中丞弟舁糞俟之良久不至躬覘之吾二人踉蹌擧一桶淋漓狼籍兄大怒杖之各仆地曰盡如若輩何以償上人租且若能楞腹讀耶此地久歸吾吾欲受兄教如少年不可復得矣

恭介之伯兄別駕公剛勁負氣一日酒次議論偶相左別駕輒大怒詬且具衣冠責公於先祠而毆之曰小子欲以中丞氣凌我耶將予杖公長跽請罪久之乃釋

湯賓齋兆京清標勁節自令至御史皆有奇績晚始與諸弟分產得純甫曰賓齋分家即一扇必與昆季共賓齋與予書曰老母今年七十九燈下尚能穿針一線一縷皆老母手之物不敢與也其孝友如此清介特小節矣義與人至今稱服

陸莊簡公諱光祖生平專依佛與寺僧以寺產抵借沈封公金積子錢產宜歸沈莊簡護持僧語侵沈沈大怒詈

之爲無父無君之徒沈司空諱節甫故與莊簡善莊簡時以太常卿銷歸一日來候司空司空不敢見約太常於後門夜半私會舟次語陸曰家大人甚督過於兄弟不敢留陸去後莊簡爲太常言以司空 時同道意氣甚洽陸亦忘前隙也時過沈爲竟夜談司空不敢留 仲父問之故曰家大人與太常意未解人子敢違親意私邀貴人飲乎錢仲承爲余道其詳如此

陳白沙先生辭宮僚之命而歸一日持牒親詣於方伯方伯降揖迎曰先生薄宮僚不受乃爲細事屈乎白沙怫然曰君不解事吾乃爲祭田也

「韓孝廉守肅家大人同年也其長公守忠甚孝父老而歸居至九十三終忠同卧者二十年父篤老公日夕侍側甘旨親口嘗而進之父苦脾多泄公扶抱親滌其穢其子攙舁侍側公大怒罵孝廉公語及兄未嘗不流涕也

陳御史茂烈棄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聞其勞遣力助汲閱三月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

「韓苑洛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礪事父蓮峯先生及繼恭人終身不違顏色愛靖尤為切至公疾於牀幾一歲汙穢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湯藥必分飲之鄉士夫為立孝弟之碑為鄉閭式後靖

病亟公日慟不解衣不滋味者二月有餘形且瘁靖嘗聽之公泣曰吾弟慷慨拔之詩乎來生之困尚當同為兄弟也

斬黃妖寇自閩犯龍泉章溢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為寇所執公曰吾兒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其帥欲聞計公正色拒之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從者殺公終不為屈賊壯之不加害

維縣龐父槃齋先生家居三子已貴公禮部尚書欽德副憲欽忠通政其初輒迎養後乃更迭在告依依親側不忍

舍去一門孝行海內頌之

篤行

吳廿泉先生爲都塘長一日往勘公事先駕小艇寄訪地方治具酌先生歎歸曰何所德於爾輩乃過費耶高風也

顧南野學涇陽先生封公也家赤貧竭力商賈數奇落魄甚至鬻其墓田君卒遷葬再徙涇上不數年起家數千金慷慨市義重然諾不沾沾銖兩有天幸貲輒倍里中多德之無少長皆稱長者涇陽先生受知邑令授翁以冠服固辭詳見瑯琊誌中所遷墓不由堪輿家言名德蔚起甲第綿綖地理不如天理有以也夫

文衡山之父溫州公林歿於官郡僚合數百金賻先生力

辭至今有邦金亭以書繪精絕擅名久困諸生膺歲貢待
詔翰林修史成賜金帛時文襄文忠皆欲客公而公不往
歸家翰墨自娛造請戶屨常滿所許獨書生故人子屬爲
姻黨而窮者即強之終日不倦貴戚連車騎富人子行珍
貨里門外不能博一赫蹏寧郎以厚幣聘先生先生賦詩
固辭之有千金逸駿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之句年九
十猶爲人書志石停筆栩然蝶化先生故與劉清惠公善
清惠八十先生曾有稱觴之約至期顧司寇應祥來爲公
壽酒夜半大雪公特使人候先生溪上意不在覿也亡何
先生至公即踏雪里許迎先生肘中一茶別去有子獻之

風公所居湫隘常欲建一樓力不能先生以袖樓圖贈之清惠大喜懸中堂召二三相知置酒高會者數日文先生之取重以篤行風流遐韻習書其淺者也

張中丞任由水部郎遷武庫以忤仇鸞外謫守袁州懲首相含人于歷藩臬以父老乞休不待報發撫西粵討賊積級至萬以病卒公垂老不失赤子心位列卿不改布素節歷夷險不奪處女行窩可埒邑封不增白屋儲家衆千指寂如無人異乎今之所謂大老者矣

永新劉會試下第道遇峯水一女子未没號救劉命援之登舟載歸道中皎然不涅逮歸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

之故婦和女處女言本富族今舉家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送之還至則親戚皆絕復載來劉命婦善視爲覓壻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吾尚無后借非攜意家之致使從人未必勝吾翁亦天作之合也其留侍巾櫛諭勸數四久之乃處之室既而生二子長即大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參議寅之也

方術

朱遠齋病且死君上諸公俱往候之朱張目曰僕將別矣願以明日過我僕有要言相囑至明日諸公畢集遠齋拱手曰無他言也諸公凡有病勿輕服藥嘗試之今之療病者不識病情十之九余觀其證數日進劑未曉也數十年相知願以此贈

丙申秋先安人病京邸朱比部大復過訪余皇迫甚大復曰凡病切不可遽服藥靜看一日審其情證的確方投湯劑急即誤事矣余至今味其言

毛百歲翁弼少保澄之祖也老於諸生年七十貧困無聊

有一術者得公支干而異之曰尚有二十年厄運過此當大佳間者捬口巳卯其子曰亡久矣出孫孫示之曰公之老運以此子甫二十年日者果至如其言少保公狀元及第矣太倉至今有人瑞坊

孫竹墟頗堪輿大有名江陵葬父延至其家竹墟所卜地不用尋敗詹御史侍講奇孫曰假令江陵能用公言禍不至此竹墟正色曰不然江陵即用吾地豈能上回九重之怒下弭四方之怨哉余頗韙其言

高隱

孫太初山人某隱吳興之道場山構一堂曰掛瓢畜一鶴自隨鄭官許相卿雲邨先生高其行置田數畝飼鶴題曰孫太初鶴田按使者舒公某同唐一菴先生訪之至門窅然入其堂不見主人使者色變良久山人出飄飄乎霞舉欲仙使者始心折具一蔬酒數週賓主不交一語而別送止籬內

沈啓南先生周以繪事名三吳吳郡守欲畫鼓樓顧左右曰誰善繪事者以周對守召周公具老人巾服日供役守出入輒長跽門下事畢守竟不知周爲何許人也入覲謁

王文恪公公語人問守曰曾見沈啓南先生乎守左右覘不能對問舍人兒曰誰爲沈啓南者曰卽前繪鼓樓者也守驚赧歸謁啓南先生巳不可蹤跡矣

羅念菴先生恥爲分宜所物色託方外之遊以免或曰公死後數年鄰人有過公嶺南山中者作家報寄之又取頭上簪徵信焉公殮時物也此得之沈伯和云

吾於山人得一人焉曰徐髯遠應雷事母至孝家貧無以爲養不得巳借貸饘粥母死卽謝絕一切嘗言千金乘其空乏之妖冶乘其酒酣而能屹然不動李元禮孔文舉可作而不屑附之以成名此眞能爲詩者也蓋自道云將死前

几上硯忽大鳴賦七言一律中有從前隻字猶嫌費閒蠹
千秋有不平之句聲遂捐館後吾婿過金昌瞿之寂然無
氣矣

吳廿泉徵士珖父析產後捐千金購書起萬松樓藏書其
中者二十年郡守劉飛襄公天和執贄門下方伯余肅敏
延之紫微樓樓故有妖公一寢妖竟滅有生母之喪飛襄
躬弔之徵士爲位於門內西向太守拜門外布衣不敢當
大夫之弔也守使人廉之不居几筵亦不敢南向恐僭於
嫡母君子以爲知禮

王光菴先生賓其在高帝時淸狂自晦不娶不仕縣面趨

髮短服行歌有訪之者輒踞捫虱不相酬對姚太守善徽服再三叩之乃稍露其奇性至孝母年七十賓且歿抱母不捨呼孃者數而後絕絕後一日其家聞杖履聲則先生哭曰天乎奈何令我捨孃去乎姚少師廣孝奉命賑吳中至胥踵謁王先生先生不得見乃賂其門者私宿戶外晨啓戶王先生方欠伸起少師忽跪拜下始款接王先生正色作吳語曰和尚錯哉少師從官如雲遥望見其磬折坐側而已

王文成幕下有一布衣上虞許璋也擒贛州諸盜平宸濠天都藉其謀文成不敢屈以官爵餽遺亦不受隱居山中

文成屏騶從往候之清談竟日蔬食菜羹泊如也

桐廬隱士徐昉與劉文成善文成同章溢葉琛兼同赴高皇帝之聘昉詣徐山中意欲引與偕昉相對默然不出一語文成不敢言而去劉功成後爲胡惟庸所中知者竊歎曰徐昉眞高士也

楊南峯循吉敏給工古文詞居儀曹鬱鬱不得志乞改官便養不肯輒致仕時年三十耳又十二年而上書請復正建文帝號公卿皆咋舌不敢舉其案後武廟南巡至金陵以名蹤召先生至則命樂府小伶試之先生大愧私於幸臣免歸而僻益甚顧尚書華玉時以蕭伯道與用一幣贄

先生促膝論文歡如也郡伯爲會折簡邀顧公先生色變起曰野人安敢與郡公爭客戒其子曰以前借舟所卽返呼之甚毋應也顧公尋趣先生往謝罪閉戸不出矣顧公每舉謂人遇吳不可不造楊先生亦毋易造楊先生先生晚節益落莫嘗自爲生誌年八十九所著有詩文集金小史吳中往哲記奚囊雜纂

稽太史世臣新鄭其門人也太史有子某號竹城豪宕不羈以談殺人論死新鄭力出之延至長安公卿以元老重客折節相下竹城狀犇不屑有一富商具五千金托生居間竹城目不一瞬人知其喜挾邪游酒闌仍以五千金進

竹城立庵之已復誘以珍玩如前數亦不受適新鄭爲江陵所逐蹤跡至通州出其橐止百五十金與竹城中分之未及抵家金盡矣落魄如故茅君翁積奇其才日歲顧以白粲百石托授餐之誼竹城大罵曰廼公豈糊口富家兒哉白首漂泊至死

陸文定以大宗伯請告寓西郊僧寮張新建沈四明出餞私問曰先生何歸急也公曰吾有不可留者三初入淛江陵相對不及國事飯闌中廁左右剔鬚者一更衣者一意不在吾輩矣吾其色舉乎

王西室穀祥以庶吉士改屯田主事再改吏部以不肯阿

丞太宰鉉乞歸養母亡何兩作真定歸養者二十年李太宰默雅重先生奏起之不應徐華亭以大名作起先生補南選部旦暮九列矣復不應生平有書癖杜門掃一室之內謐如也

陸包山治以丹青與文先生埒倜儻嗜義家支爾旁有山水之勝蒔菊數百本五色相鮮佳客至解衣伏雕斗酒日夜不倦有腴田數頃忽棄之構祠以祀其先祖而依焉壽八十一

黃姬水生而嗜古負逸世癖既去公車業時杜門謝客客至而雅者始見延然不能具五簋而酒茗脯炙必精旨雅

而竟日不倦嗟乎此眞山人哉

長興和平鎮陳老翁陳武帝之裔也鄉人呼黃頭陳江南六朝世家惟此與呂山吳蓀俗承之後云陳老年九十六余過其鄉欲謁余曰以公故明大典邦破一生飛弓日何日此番方得長興縣前

文衡山以李梅山爲予京林見素一見稱之曰世人知衡山者曰孫湖倫之贈王戎周爲之文古文字之高元貧固爲之文書畫之美文忠文敏爲之矣獨君氣節孤風使人傾慨往臆有不可及之歎

恬退

楊公繼宗年四十三乞致仕號曰錢若水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歲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故臣致位得與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

天順元年軒公輗以老疾告歸陛辭復召問公歷陳爲御史爲按察使爲都御史所以事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其僕一竹籠是汝乎公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公頓首以疾告辭上知公之不可强乃賜金幣公辭即日就道

王文端公引退家居一切世味安於澹泊居第隘陋曾不屑意天順初年踰八十春夏間集諸僕耕時擊鼓唱歌公乘肩輿循觀阡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鄉邑以爲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踞門坐觀諭諸子孫曰爲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於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怨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年當坐首禍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邪以此知出處有定非人力所能爲也

英廟復位薛文清居內閣數月見石亨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致仕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進餱糧俱乏日中猶未聚火吟咏不輟予浮

私謚公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愛因誰怨先生聞之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南陽李先生嘗賦以詩寄先生如終不答門人問之云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當國嘗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其亦此意

高公明成化間乞終侍養歸貴溪山築蛋問亭逍遙其中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甚三藏之何嘗號五安居士

章文懿僉事一考至吏部年四十一解官歸閉門却掃不入城府力耕自給四方子弟執業雲從名卿隱士接軫于門家貧刈蔬脫粟而御之或勸為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

講者述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起爲南京祭酒公遺表力辭復司業攝監事虛位以待終制再辭不獲抵任三年滿以老不能赴京綸由不待報而歸時危廟更新陞禮部尚書公懇辭致仕自筮仕九轉以至八座居官歷俸僅一年

劉瑾權傾中外見王公鏊每開誠與言初亦開聽有相附專事媕阿者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王公遂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怫衆慮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閒交贄亦絕乃歎曰過矣於

是懇疏三上許之

晉文恪以祭酒告歸闢小園于蓼野堂之東鑿池築亭雜蒔花木爲遊息之所總名之曰巳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於池呼酒三數行日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嗟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益無所用之無用則無爲吾其爲吾矣吾吾爲吾園然爲吾有邑哉蘩物能吾扶執使吾不樂觀此則公之器致可知矣

持正

祁清公大拜北上舟次廣陵諸冠蓋畢集公顧李玄白曰今日可謂良會獨少一人解者曰得非劉靜之乎曰然時靜之養痾佘山李玄白飛棹道相公意靜之走東報曰相公意甚善適有河魚之疾不能赴也一座愕然

朱少保賡大拜過錢塘衣冠群集惟沈戎政純父馮司成開之高臥里中予偶爲南北部謂之相對黙然今秋朱兆隆沈仲潤二相公與李晉江葉福唐先後赴召福唐留湖上者半月不知林下高臥有純父開之二先生否

劉清惠公亦嘗有推轂者相知問曰先生出山何爲曰先

將淡水墨把海內羣吏一筆勾惜李太宰沒世無用公者
孫清簡鏞爲太宰趙高邑南星爲考功壬辰大計黜吏部
副郎呂胤昌清簡姊子也或謂公曰呂郎之察公直無心
清簡攢眉曰毋舅不能庇一甥直是無可奈何當此大事
吾心安在也
陸莊簡爲太宰御史大夫則李肅敏世達也薛使韓介回
道考察以安嵩嘉與守王貽德紹興二守張佐治左遷延
許一時廉吏生色甚綢頓肅嗟乎今不可復見矣
新鄭將卄心於華亭命裴公佳胤來撫吳甫未渡江先受
訟牒數十紙若刁民鬨風起者息陸太宰光祖時以太常

府里扁舟迎謁張問曰兄此來當事者有意乎曰然太常曰弟請爲兄討之新鄭怫然不快其意必以一官謝雖然官夫人尚在也若巧中之兄當有殊擢目前暫快終必受其累請爲計之中丞曰誠如兄言第訟牒已批行矣可奈何太常曰亟止之猶可及也華亭得安枕太常卒至家孝其持大體多類此

江陵奪情時太夫人奔喪及相公歸葬道通州者再齎抵抵通不二舍先大夫以門下士一楮一帛絕不與通相愛者曰得無已甚乎先大夫曰既已奪情我那亦無名後不行取宜也同里有司理大名者過道二一百里候江陵於臨

清未幾拜御史終以黨敗

祝黃門顥爲諸生不欲赴鄉試爲有司所强一試而薦又不肯赴省試有司復强之又一試而第授刑科給事中歷官山西參政有聲初舉進士人左順門一巨璫以旨召公及其同年四人入內館出詩日而試之問其故曰上知若等名姑爲一詩欲使習中貴人書也公不一應出爲給事以內艱歸土木難起時景皇帝奪情以都御史起復亦不應

胡襄懋初意欲設一都司於海島借汪徐爲渠帥事下九鄉議王司寇樵時爲司寇郎執不可曰胡宗憲可以失信

西發朝廷不可失刑於天下萬世竟如法

憲廟時有言索下西洋故牒時本兵項襄毅催迫甚急職方郎劉忠宣陰取牒焚之曰事久湮滅不可尋矣項愀然曰如嚴責何忠宣正色曰方下西洋時虛糜兵餉若干軍數萬生靈于魚腹即珍寶滿載歸祇供耳目玩好況得不償失乎假令卷在公猶當力止之何事苦搜索襄毅赧然公曰誠如君論吾自愧不如事竟寢

雖文懿景淳以制舉業與王濟之唐應德齊名貌眇小體若不勝衣而氣剛勁與貴幸語侃侃無少屈尤慎舉止嚴取與而不欲有其名與後輩談平易溫直宛然想見成弘

之際子汝稷以任子仕至太僕少卿淸操勁節擅名於諸生時歷三大郡皆有奇績人苟能卓然自立何必科第也
劉天叙鳳陽人以禍福之說惑人到南京行此術有營軍李某往見劉大言曰我能畫地成沙剪紙作人馬李請試其術術驗一家八人拜爲弟子后討窮李知其情弊於操江襄城伯以木棍一束爲證曰謀反李遣人報於內外守備太監撫寧侯及尚書孫月峯并李所遣報事人執之皆坐以謀反搜劉天叙橐中得一簿先後在南京投拜者四十九人執之皆敗某打麪人下應天獄題稱謀反應棎者七人餘皆坐斬復下南法司再鞫丁改亭先生諱賓以操

江都御史樹刑部大理爭孫盛氣來言速審命決丁下嶷
日資凡事由公此事由實細審孫瞭目不能言審時虛心
諦聽坐天暇欲除悉遣戍枷一月在大中衙前視立枷時
夏五月不用苫蓋未雨日一人已死丁知之自來視召錫
衣官叱曰如此四十七人者共盡死朝廷尚令其生我輩
乃殺之耶凡行戍者何人到衛將鬼去充役耶亟搭席蓋
人與一櫈與湯水粥飯四十七人皆得不死　先生令何
容將禁卒半中丞宋儀望子病脾急需牛肉有票下取公
賈一牛令自宰之曰二三其令吾法不行矣中丞不得已
從之江陵捏罰凡獄中大盜以多殺論功道有越獄者各

邑諸囚斃杖下不計其數公獨持不可力爭於兩院曰法司失筆一日未到本犯生靈一日未絕殺人媚人令不爲也全活甚多　金陵有一武弁女字某僚之子年已笄矣未婚而樓居有一少年夜登樓摟其女事發訟之官刑部郎疑其情真追欲成獄先生時爲操院閱而弔其人卷親審以遣意未成奸擬招立命其夫婦婚配因語諸郎曰此等事不妥太認真書所謂罪疑惟輕者也萬一過求此女慚恚自縊此一段陰騭何處追悔諸君少年幸以此爲戒貴汶毅徵時執友延寧府賀滋知其賢舉爲松滋訓導不果公歎曰士之出仕遇藉人薦舉耶慨然督取科第以世

其家

劉文恭在翰林日景皇知公誠篤欲用爲禮部丞鄉江淵不悅謂內侍曰鉉忠厚不能幹事不可用一日報易儲交勸進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後當英廟復辟閱諸疏無國子監名特召見謂曰鄉學行醇篤可傅東宮推少詹事後公以完名終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陳光世剛正介潔不見喜慍撓之不亂澄之不清公善飲嘗飲李襄城所襄城知重公家羆輒留公再飲酣酊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暗顇中人伺公見拳拜甚謹益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

薛西原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將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即婉言却之人亦無怨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縱能救人於患難而自損廉恥已多矣已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於心不可忽也誓之於灰不可改也

陳恭愍按江西務持大體而按長貳有過爲屬諂者公曰有憲綱在安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

何文肅初任禮部主事歸葬父卜地不得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處曰子孫貧欲鬻其兆衆謂此吉壤公曰恭人

父而棄吾父吾不忍爲卒邦之

蹇忠定歷事五朝官冢宰者幾三十年其所取士先統校而蠲浮華故永宣之間士風麗厚可觀秦誓所謂斷斷無他技者蹇公其人哉

陳尚書壽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弗作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願可聽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

正統閒王振擅權聲勢烜赫自劉忠愍之死公卿大臣多出其門無不望塵下拜歸然自重不爲所屈辱者魏文靖陳祭酒薛文清三公而已

楊文懿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公郤之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

姚文敏公爲吏部左侍郎有貞定守以賄敗石亨挾勢嘱復其官同列附亨者擬稿求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稿事竟止

劉文肅性峻少遜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貴人力排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讀學士公自撰墓誌銘云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歿世有爲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亭嗟者

曰乃爾乃爾

何編修塘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得屈諸司同僚畏其勢不覺屈膝公疾聲曰翰林長揖何以為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也

賢媛

楊忠介公下獄數年適雷震謹身殿朝廷懼並命赦得歸夫人具雞黍餉之未下咽緹騎又至矣蓋因上追悔反汗也諸校惜公遂怨不讓入公曰君命也就鋃鐺而去夫人送至道上遠聽之不見乃慟哭歸隣嫗相唁曰朝公出門時何以不送哭對曰丈夫鐵石腸妾不欲以婦人淚軟之爾

李孟白公督餉天津遣家南歸去一二日輒返公詰問故梅夫人曰相公致身王事妾獨不世受國恩乎何面目偷生爲顧相從赴下夫人故司馬克生女也才畧有將家風

先大夫令寶坻時選后得一麗人端莊有禮已入選貧不能滿中貴意降爲宮人入慈寧宮故事凡一宮人必依一內豎者

彼獨不肯諸宮人競擯之譖之於太后將尋杖箠必殊以殞嗟乎士之獨立不爲有如此夫

楚洲孫以忠泰守成都苑則一大廝苦節不能自守有一妻范氏生子尚幼從父以自矢范守至白首惜無有知之者故存此一案云

耆壽

崑山周翁壽證洪武六年年一百十歲吳守親觀行鄉飲酒禮賓翁首之又六年朝廷召見便殿賜賓予冠帶給驛舟楫幣遣還踰年乃卒蓋自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朝十三帝而不仕改革之際兵焚殺奔而竟無恙晚遇貧士奇哉

百餘年相傳論清有王士能年一百三十七歲人間長生術曰無有也曰我生平不娶無喜怒即以前代事曰一身而外吾不與知矣蓋貧養生訣云

潤川李景渠先生諱得陽少年郎好沖舉之術以憲副請

告歸夫家十里築一室於萬山中靜坐瞑目忽一日有乞兒來直呼先生名先生下拜曰吾師也其人亦不讓許與論性命之學先生問曰乾輕搬運云何曰吾不用也再叩之曰明年八月日當來會於飛來峯絕頂先生預囑太夫人曰若爾具孝兒去兒下歸矣太夫人且疑且信至期太爾先生赤足自攜一盞覓之飛來峯頂烏有也謫思師必不欺我遲迴久之巳下山復登其巔忽窩舖中有老媼在焉先生下拜曰非所見者男身也今乃女耶老媼笑不答因再叩以性命之學首及搬運先生曰師向言不用此今何以復云老媼曰非者吾見汝氣浮本不固若一搬運反

提火上來故阻汝今其時矣又明日當於沙皮巷索我先生篤信之先遣一力問之沙皮巷適一妓立門首問曰李得陽遣汝來耶力歸道其狀且驚且喜覓一扁舟於西湖延妓至焚香即拜談談至夜半語秘不傳先生欲隨之方外妓曰汝俗緣未斷又一年當出山又一年大得志即宜脫身歸不然且有奇禍至丁亥起補福建游歷方伯受知當事公甫錢三楚以母老請告歸未幾楚有假王之變趙司馬被疑乃知西湖之言不誣也妓姓花先生築花仙祠於湖陽之傍于禮拜焉先生視爲予道其詳如此先生年幾八旬燈下能細書精神如壯年未幾起南少司空無病

長逝蓋七十九云

璽官許雲村黃門諱相卿與夏貴溪同爲行人貴溪既相公以給事謝病歸貴溪力援之不應至武林求一會不可得貴溪以詩贈曰九杞山人不出山不留一字落人間未幾貴溪不良死兩臺交薦當路推轂無算促公入不應八十餘自知逝期自省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交會在何所生平相知甚其遠近各作一啓致別有一啓已發復追之曰中有一訛字須改改畢使者不及致其人公已脩然逝矣

陸文定公好佛所游非佳山水即名剎然必風日晴麗方

命駕平居必日映紗窗始啓扉不爾不輕出門見客惟一老妻善解其意杜門端坐必整衣冠裘衣大袖儼如也喜慍不輕見遇諸少年時爲雅謔晩舉子以大行終養二十餘年有孫六諸曾孫遶膝高朗令終江南諸相公誇綠野者不逮也公自謂生平山遊未嘗遇烈風暴雨福有清濁之分公之清福亦天假云

家訓

高祖松隱公爲塾師祭酒主人飲茶必視其甌中果殽裒每遇肥脂殽味而藏之叩之故曰家有老母御者先饋母然後進公不爾公不下咽也公見喪車過欷淚下人問曰與公有舊乎曰非也目淚安從曰吾父母春秋高不覺感動爾

蔣大母棄桮棬時先大夫方七歲意常傷之丁卯娶于鄉即爲母姨淵置膳田十畝歲供其祖巳丑先大夫即世凡二十三年小子薦膳之又十三年亦觀含發如癡先大夫終身布素丁亥小子繼娶于吳始以一絹袍奉先大夫於

豫章郡不御老蒼頭之官舍先大夫問曰溫家婢云何曰憊矣先大夫泣數行下出約菴遺之偹以俟余小子至今追憶先景時爲涕泗云

癸酉正月一塾師自家至南陵館舍時大父病劇先大夫再三問狀塾師不能隱先大夫投箸不食終夜繞衙齋徘徊走鷄鳴即促先安人歸語小子曰翁病吾安忍享妻孥之奉哉即茹素流請于中丞錫梁張公願棄官歸視疾張公感動予以蘇松一便差至四月杪大父將易簀先大夫於郡中聞報走一日夜抵家大父見之驚且喜時長叔十三歲次九歲又次八歲最幼者四歲二姑未嫁大父悉呼

至假前日屬先大夫曰此以累汝明日大父瞑目矣爲令得承訣覩含殮世所罕覯人謂孝感云癸酉至丙子凡四年先大父課諸叔甚嚴內外大小井井驟游惰者畏之會大父起家素封以雄才自豪先大夫一變若寒素丁丑冬外大父思塘翁送先安人至寶坻先大夫具席宴之衙舍不半席忽捲袂而泣至沾襟益傷先大父不及享也一生欵欲宦游戀二尊人像朝夕虔事遇四方品物不供几筵不下咽也

先大夫嘗言爲令有法理詞訟徵錢糧其最要者錢糧攢其要領起解若干某項某時解某項待催牌後解各有簿

規書數座右按時起解其存留本縣發者並其事之緩急役之勞逸以意自為調停令歲暮徵收倘任老胥及包役將不急冗雜騰挪星散而遺其重且急者上司一有催趨勢重加鞭笞或那移轉借勞神於箕斂叢怨於旂撲不得其法故也詞訟自院道府廳本縣各置一冊一切讞詞批詳詞書項下日加翻閱完事方銷左右不得假手緩急誤日書手窮瀏卷宗官不得其要領故也

先大夫兩為令每僉押先晚送稿判行明日六房以次抱牘上堂不得攙越嘗獨宿書房夜半秉燭以水夜錄緊要事宜於上令一一護愿僕以手摺書之並諸補緩急先後了

然衙中僉押而攙越其應僉不僉不應僉而僉者各予杖責吏杖過不暇是以事簡而神不勞御衙門人難皆重則筆下貸寬筆下重則輕答輕恐兩者並重則人無所措手足凡堂上皁門子非呼喚不得至几案間干請之牘以三尺爲主衡以公論不輕假借而人亦不怨也詞訟除人命强盜及上司批發外願息者聽拘攝用畢老差人不得下鄉佐貳每月批詞各數紙立限竣事紙牘即與之色嚴而意寬止已而近人情

審盜曾經捕役吊打者必加意鞫之嘗曰箠楚之下何不誣服豫章時病劇矣强起親審盜情數起及畏寒時盡呼小

予語之曰天道神明不可暗殺賊賦凡民家之所有者强
半不負償之償之　令寶坻有富豪奸其姻家母者業已
坐戍矣其人行千金大京兆獄城旦未幾按使者至以其
姓名上其鄰人有輸賦至邑者先大夫好語之曰若與其
左右居乎曰然曰幸為我寄聲其人至則收獄上之御史
臺其人叩頭請亦無他語也按使者顧諸令曰訪犯自以
為不寬者獨寶坻耳仍論戍臨發其人絮泣曰某應亦額
以妻子為托先大夫終任遇其鄰里至輒慰之曰某之戍
法也獨其阿堵為祟多此一番勞攘耳鄙曲有猶恤之義
若等幸加意郍翼之其家竟無恙

先大夫爲令凡征收令納戶書其里甲姓氏所輸銀數自投于櫃櫝者杖而倍罰之輕錙銖者罰如數民亦不敢有犯者兩爲令無羨金贓罰紙贖不入衙舍先安人以下目不睹阿堵錢賦䅧提數十里不煩上官設處不費閭閻絲毫所謂以地方之財供地方之用也久而尸祝於其地子若孫幸成立繁衍所取與俗吏孰多天道哉

先大父封大理公微時嘗爲邑丞丞沈天民所窘至下獄丞宣城人也先大夫令南陵臨別長跪請教大理公曰沈丞事吾久已忘之若勿復留胸中沈丞毋來謁踞蹐甚徐察先大夫意無他稍安顧不知爲大父命也 曾大母周孺

人女爺曰陳媼少寡而貧一日携其孤孫來候我大父門者報謁臧獲躬詣灑掃大父率大母子若婦以下整衣冠出迎媼入坐寒煖外不措一語供具儼然若重客款留十餘日方別去歲時問餽其小者也爾時曾大母謝世數十年矣寒發至富家求一盼不得況愛且敬有加乎母在視娥如路人況身後乎此意今漸亡矣　予幼時嘗見一比丘尼來謁吳太安人以下禮貌有加厚往薄來歲以爲常問之乃曾大父故人沈德輿妻也老而獨無依故厚邺之不爲尼也數十年來孤寡沾我一飯之德者衆矣

先大夫諸生時受業於黃博士栴蓀篤行君子也鹿鳴後

復延之二年猶有過椒長跪堂下巳卯博士罷官歸先大
夫置膳田四十畝供館粥凡十餘年博士身後小子勝師母
者又數年梁溪陳郡公始爼豆博士於鄉賢暁乎小子可
以報命先大夫天地下矣
先大夫令南陵孔道夜半使車至令不敢解帶嘗謂小子
日衙途亦有三益賢人君子至幸得時時領教一也疑事
多所質二也習勞可以寡慾三也 先大夫令南陵時遇
一客使黠而對者請教日攝生有法乎日有靜後不宜遽
動動極不宜遽靜以漸消息是以無陰陽之患也 先大
夫偶兵孫章時嘗傚其齋日處事易處人難小子涉世久

老而多趣方有味乎其言之也

曾大父平居雞鳴輒巾櫛起諸子必起居于寢諸婦篝燈理曉粧少遲竟日不許見先安人至以勞病耕耨者必晨炊若日出未出門必重詈于婦每秋穫携幼孫及不作某往觀焉欲知稼穡之艱也周旋田畝間與村父老娓娓款洽至有攜雞豚新釀炊新米為餉一一享其意歲以為常今傳家于余見不復聞耳不及禾黍鄉老望之如天上人而叢寂寞矣　余童時嘗見大母吳太安人外大母陸孺人親蠶夜半起飼日昃乃食指揣者幾一月或踊貴脫簪珥付質庫嬴若脫之急或倍取或子不償母一聽之天

歲不辭勞也於大家親執者絕少數十年來不見織婦矣

此細事關風俗淳薄世業盛衰云

大母吳安人之喪先大人已早世從父連叔煢煢倚廬茹素泣血者三年淚沾兩袖袖為之朽稽穃之痛沒身不衰一日見鹿血酒悲不自勝蓋予祖在此酒進大母者也爾時大母捐養已二十年矣　從母常以憂悸遘奇疾百藥罔效家貧長女皇皇重繭徧訪長桑家向人無一他語惟詳詰方劑劑不作實夜輒北辰稽顙宛仰冰雪一日訪得過長水與同舍談及母病狀憂溢于目客瞿然曰此在母固疾也向有禁方效頗奇傳自異人戒勿輕泄子至性如

此吾不忍秘余喜其再拜而受驗歸進之一服病減半再服霍然起經歲沉痾奏功旦夕鄰里驚歎以爲孝感致神劑云　先大夫舉孝廉後遍臥案左右書曰但存方寸地今幸長有子若孫皆從種子中來也　又嘗言自古及今無佔便宜之君子其苦心可以自慊不可以告天下萬世無不討便宜之小人其機心可以欺天下萬世不可以自欺喻義喻利君子小人委蛇曲折微妙圓通處各從其所好入毫釐千里不可不慎

太祖聖諭言約而道廣平淡無奇終身不能竟其可繹六繹之後大明律之一書是一朝大文字予爲諸生時先大夫

達者一部令曉時寓几人皆以爲迂先大夫日爲諸生宗此可以保家入仕可以守官治民

從父連叔銳意課子弟繩督甚嚴所授業不背誦時撻長女幼時命讀左氏傳隻字不删悉期精熟及操觚雅有左氏矩矱長女恪承父志攻苦下帷終身未嘗帖括一揣虛說苦瘦如綿著月聚斂精血形知也其專精如此不幸天奪其年賚志以殁從父奇痛之

日課

黃庭舉大參語予云我謂雲棲一切供奉衣食與大衆無二其他卽近身小須爾衣食使爾分別況自供奉乎吾所以心折此老兢兢業業唐德庸言釋門之王道也

予向稱達觀于沈純父先生其言其所膽聰明才氣先生曰此邪於禪門上用不着稜稜來所作用中時帶霸術此雲棲所謂狂也

雲間人乘蔡貝公海中丞時競以田產不問與文貞家鬨文貞亦疑諸子恣橫太常璠呼一老紀綱云詭爲乃翁所予置者覓數奘誘一二無賴以強佔混告文貞大恚曰此

乃老夫稱倚時交易尚爾牽賴餘可知已遂出庇諸子及
合人見文貞明察巧覽太常衛中彥語可爲長歎也
甲午長安有演象所講會主會者焦弱侯緑門山游雲松
楊晉菴從遊者姚養谷吾邑二朱合人劉喜聞太史予初
赴會覩涇陽先生意難之予曰無妨也弱侯大意以戒好
名爲第一義予曰所謂名者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乎此
人者名之所從出也避名必且去其實可乎試有千金于
此只清議故不敢輕受若等黄金于土塊有不敢自信諸
諸公各于平旦捫心弱侯曰何必爾爾朱合人從中和之
予正色曰吾輩自檢辭受取予間稍不合禮義則家人門

隸皆相顧竊笑主人演象所議論若何今乃爾爾自家心上打不過衆人身上自然打不過故惡其聲者亦羞惡之一端也若戒好名便到不好名此小人而無忌憚之根也諸君默然鄒四山先生從中微解少頃弱侯又發一論曰一部十七史看來只爲四字予曰何曰道心惟微予曰某看來只爲人心惟危四字弱侯艴然予曰須諳公平心思之只爲人心危所以道心日微意各不相下而罷明日王桂山太僕遇于途大笑曰昨日好鬬看予曰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不數年主會者相繼歿而此會遂散

夫理即是人情彼向旋世故間轉將趨者其本心已失益

吝情之甚者也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天理之極則也
周末文勝至戰國而諸子百家倍蓰六經始皇以烈談捕
之大是千古快事波及六經則矯枉之過也當時可滌可
暨邦是不僅焚若決意必焚秦法至酷何以六經得傳至
今利口之覆邦家亦此口而極始皇一舉而坑之又遠于
古快事何以遷怒于儒非也叔孫通舜兩生四皓伏生巨
公穆生申公蓋公新城三老一一留爲漢高用則當時所
坑者皆縱橫之辨非儒也此二事始皇大罪案非於孔
孟及世道有大功張閻達首論寺塔甚竟被逮斃獄中此
四明相業大小救世所若緩在小子惡拘儉而樂縱肆亦

吾郡輿以好趣日新議論令悍然敢爲無忌僻掃滅程朱
正學將世道人心至于不可收拾于中甫曰卓吾才甚高
識甚奇極聰明男子但此等人足以動衆後世有述不獨
貽誤一時也
近世士大夫患其不禪若稍有禪意便是火坑中一帖清
涼飲且學禪者盡是梁武正宗若達摩西來意廼然河漢
久矣予嘗謂中甫以達觀和尚是鳳凰耶當縱之九霄之
外餐沆瀣飽霜雪若餌以參著貯以金屋鳳凰决被癡人
弄死不幸言之偶中然渠云礦稅一日不罷老僧一日不
出都門亦奇男子也

殺不如息機蓋殺起于機忘機一切無事便萬物一體矣目前機心總爲誰使戈矛斧斤其淺者也

千古第一等事是愚人做豫讓漆身吞炭三躍擊衣以報智伯天下之至愚也方遜志捐十族以殉難建文君一轉念便餓死

寒素之家勤儉孝弟家雖不甚豐然內外大小一團和氣忽生一才智子弟又或娶一哲婦狹小祖宗氣魄日夜營生經理其所入較前輒數十倍父母亦鍾愛之鄉里僕婢嘖嘖稱歎微察其兄弟娣娌漸生嫌隙蓋以才士人人必不甚巧于多取必有受其虧者不至骨肉成仇元氣消耗

又不如向者儉嗇安分爲穩王安石之禍宋其病根坐此蓋自雄其才立身持論乃在市井商賈衆白中未有仁義而遺親後君開國成家第一義聖賢所言不迂濶也

世人遇一物輒問有便宜否望中洸生曰汝家要便宜却不願旁人吃便宜予爲之惕然即此一念日夕墮落其中殊不自覺克之使可作跌非痛懲不能克也

徐文貞作相家人自南來每夜必私行詢其諸子舉動太常甚惡馮御史孫宗伯直言令其家人作冷語私相謂曰某背腴近馮孫二家產二公意欲得之故與諸公子相左相公遂疏馮孫御史後於朝廟時止以京兆衙致仕闕華

亭私樹也其欲豈其然乎人能脫然於阿堵方可以正宗
訓予此游忠介之不平於文貞也
楚觀和尚語予王文成有二律鐫廬山石壁甚佳歿其年
月正征宸濠時作也筆亦遒勁古人當倥傯軍旅神思安
閒灑落才氣横溢于篇什筆札間故能成大功惜其詩不
記
處亂世吾得二人焉一曰管幼安居遼東得隙田之牛齧
豁之牽處汲水飲之牛主慚而去其凝躬三十年不異殷
週密屏以十日科頭三長髮起自谷使在孔門不在冉閔
下其一文中子教授河汾開鑄諸將相才爲文皇用所爲

隱居求志非沮溺倫也乃若陳仲弓送張讓之喪便是大踰閑矣以此免禍非鄉愿而何

鄧侯入咸陽諸將爭取珍寶何獨取秦圖籍備知海內扼塞戶口之數房玄齡佐唐太宗攻破城邑降將收其可用者加意慰藉聯屬此將相大畧也至今稱爲元勳豈虛也哉

狄梁公反周爲唐心若功大然駱賓王一檄比于博浪之椎氣銳事更難世以成敗論英雄皮相賓王爲文章士顧不如人者也

靖遠伯王驥麓川之役爲四川訓導詹英所劾其言鑿鑿

有據王罪俾免刑書加祿進封之典亦寢在今啓英必遽問死獄矣

黄廉羅用人有巧思善製諸葛弩及諸兵器一富家子應之延至家密造諸器爲怨家所訐家立破乃知此輩之不可輕近也

子房佐漢術近縱橫揮萬金爲韓報仇是其受用本錢去曲逆遠矣

倪滄陽先生以乾道自處其力論建儲救淮撫是真將荷世道處與爲關鍵二書惹出許多風波到底公論具在其立腳處原高肝膽爲人處公而且厚也嘗與劉啓東評在

神宗朝人物必以先生爲第一先生嘗言造物斷不肯爲假人藏拙此眞至言也

顧博士謙服文康公曾孫也愧予一墨刻大書學吃虧三字乃文康公手筆予因念顧先生朱文寧有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推之孟言自反曾言日省顏子不校皆此學吃虧三字與義涉世久方知三字可味良然

嘗謂仕宦及作家不可算盡算盡者造物必陰挫之以此冷眼權貴及里中大家往往坐是以敗先君子每云張果老倒騎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有味乎言之也　仲

韋叔與予論及劉清惠公之品予怪其後之不振也叔曰是亦天道予曰何叔云公置身于伊之上郡令人無立腳處言可三思　建功業忌銳比上老人所以淡抑予房者挫其銳也

雲門何氏語林諱良貴為賦法有經緯二冊一則以產歸丁一則以丁就產合之合計者無所上下其手矣國家立出票一存縣一付納戶一付徵輸者鈐印呼喝銷由票此良法也

予舟過呂山岸畔有一石高二尺許上刻某字圩某圖者于畝字畫漫漶當是每區每圩皆有之就此清查以圩合

匯以區合縣則丈量之法簡要明白長與田地山蕩相傳
國初信國公湯和丈量胥吏作弊者斬右扈其數多於江
陵時借清丈之議有司以溢額為功丈田較舊更多中間
有開山為田以地作田者山數仍應減又山難丈量大家
巨室及里胥奸頑巧于侵隱甚至有千畝之山戶不存二
三百畝者當時謂山數照舊不能什之六縣因加出若
干畝如舊額號曰役加山欺隱者利于免役役加者至今
賠累安得一清此大蠹哉
國朝設里長委以催辦錢糧勾攝公務又于里長中提出
殷實大戶號曰糧長長邑里長二百四十名分為四十八

於今糧長統領之員有淩意末流既久百弊漸生糧長之弊有二一曰大戶兼并侵漁小民一曰官府凌轢糧長供應雜支然完納錢糧時衙門各役之使用銀匠之傾銷一切糧長任之小民不知也地方有水旱不測之災上司有不時之需糧長力可辛辦糧長既已委身公庭可以彈壓地方刁頑一切外侮自少其下鄉征收加倍者有之然荒歲流離糧長代小戶賠貸或布縷或衣飾或牲畜物准償變銀輸官通融乘除利害各相半于世宗末年正糧長賠累之極屢按院釐革其弊建均徭之法江南戶戶視然而糧長之法廢矣糧長廢則官府緩急難以措手勢不

得不那借各櫃頭害一小民稱貸納官一至縣門頭門至
堂上里胥至皂隸書手門子各有使費各處刁勒害二銀
色不等必須傾銷一傾銷則銀匠作弊一至收頭處等有
輕重刁勒多端即官府嚴爲隄防禁約小民情無從伸害
三一遇年荒小民逃竄何處征收難朴日煩囹圄纍纍何
由清楚害四糧長退而從徙爲政全無體面小民自送到
縣輸納耳目日狎則視官長輕視大家巨室亦輕鄉里與
市提合而詞訟繁風俗薄倘有假人命假盜情斜合株連
便至破家蕩産害五彼此相較權其利害輕重乃知糧長
之法不可廢也去其太甚者而已吳興諸大家強半起自

糧長昔之富翁挺身于戶役中千磨百鍊出來成一大家今之富翁皆巧爲規避躲門體面氣魄較前十不及一五十年前尚有素封今直罷戶已矣如吳十萬蔡恭三皆以布衣代長與獨發一年兌糧今士大中有其人乎輸納糧米以翁鬆糠皮充之或私自折乾富家兒詡詡自以爲能可恥可笑先大人嘗言大家巨室一方元氣元氣各處蕭索國運從之矣

陳簡塘公以兵梟再守吳與予語曰公只持斗濟與寮屬縱飲湖山便養成光祿癮矣公笑問何故曰衆人患其才少精力不足公獨患其才多精力有餘公前康縣開子

曰公錢人也身任七州邑事如家事然請謁不行則豪右力者怨各州邑所不能致之奴所不敢任之事公以一身兼之各州邑且以爲侵其權怨故事太守盧而彈壓各州邑令及寶受事而聽雖責于諸少年諸少年且含其瑜而拾其一二以爲瑕予故竊公持大體去太甚而已公曰予言其善奈熱中何安忍坐視諸赤子塗炭而泣訴者不爲之理哉

江陵時三輔有一令爲按君論劾公論獨原令又以德體不敢先今遲久不決顧將尋時理大名慨然爲令剖析令得復原官江陵趁其事行吉凡撫按失論者照例即爲昭

事不得回護憲體謇諤以此受知江陵時大名守桂天祥與理左考選不與名江陵手拔之顧感國士之知江陵身後語及絮泣不已予與許敬菴先生品時流爲取顧先生許曰長孺亦愛之耶予避席曰日今已無此矣問何以故曰今之附執政者當其將敗或寢疾輒假他故别抱琵琶甚者自倒戈自爲地謇諤之派何可抹殺耶先生黙然

陸莊簡真能用禪者也黃庭翠石楚陽真能節禪者也陳思岡真能苦禪者也布衣而真禪其徐贊遠乎岑藏禪而發先者也蓮池禪而實行者也達觀禪而俠者也憨山禪而才者也

昔欽定從祀公案庚戌冬與劉靜之職方詳議之如漢之武侯唐之睢陽宋之武穆文丞相明之方正學此之謂祀或術羅輕聚斂之求短長之我宜遠出其下甚而況又下此者乎或曰崇祀專重學術為明道也予曰武侯澹泊寧靜二語出師一表睢陽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而言武穆盡忠報國四字文丞相正氣歌與孟子養氣輝映千古方正學文章純是儒者合之子夏賢賢易色章豈非聖學之羽翼乎靜之首肯予言時劉念臺亦以為然

有使人猶嫌于卿雲客事者客中倦困已極衛律度其必死故使人以詞挑陵之于卿一見衛使大叱數其辯而覆

之時傳觀者凜凜肌栗若子卿至今不衰嗟乎人亦何當之有抗之則青雲隊之則深淵雲與淵皆吾自爲之說者曰天實佑子卿恐未必然天即子卿之神也

避亂五箴　五箴巳刻文集中余石之言切裨身世故復入是編以當座銘

予友金沙穆仲淳嘗言欲求避亂地予謂避亂不在地入水不濡入火不爇無之而不可梁鴻之會稽管寧之遼東非昔賢所避者乎今何如矣留侯而遁隱於兵間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地亦何常之有因爲予弟定五箴行此五者庶幾言忠信行篤敬之吉也夫

廣慈

胞與動念惻焉不忍此念何來發根於仁如母哺兒是爲真無假推誠盡力銖積寸累不問其福吾滿吾志世方擾擾爲禍無門眾之繫命天道所惡欲必與聚惡勿忍施時陰

行善是名廣慈

習勞

晏安鴆毒不可懷也干戈雲擾無有佚處陶公運甓武侯躬耕聞雞起舞壯哉祖生嗟彼乳臭惰厥四體如戶樞蠹由不運敗先正文成習於異人衙量沙石勞其股肱任重致遠以漸日增一朝脫去鼓掌超距義旅勤王拮据戎伍四十九夜曾不假寐丈夫之氣賁育自我寧學婦人甘朽牀第

甘貧

安飽一念千古坑塹聰明男子豪傑自命一旦墮落回頭

無路斯犬機鶴至今隕溺殞軀之徒一微干騷利害毫髮
即此分路彼狂匪愚以有欲故矯志厲俗先從動恐水飲
蔬食澹有餘味

挹損

雖使足惡下即爲善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太上日損其次
不先日中必昃月滿則虧人百其巧天盡可避翔身退思
進有餘地翊屣前趨旋踵觝頸屈伸之幾倚伏可畏

容藏

真元不足而多驕陽元神不蓄乃敢躁張古之至人超越
九霄潛入九地莫焉太始淵乎惕厲藏舟於壑藏溪於山

行無蹤跡游戲人間

跋

先王父正氣亮節不徇俗通籍四十餘年居官僅閱年許與高忠憲劉蕺山諸先生根極性命綱維名教從敬菴許先生涇陽顧先生遊講學之餘屐跡箸上之西山不衍倣謝公絲竹荒嬉暇日聞見所及上自君卿下逮士庶賢夫閨範方技家規庭訓足垂法戒者備錄成編曰西山日記論斷所寄字句凜然先君子日手一帙示余小子曰王父手澤如新不啻耳提而面命也持躬涉世應務燭幾悉備於是小子識之迄今數十年不敢旦夕置癸亥秋託跡蘭亭身日

閱年日邁閱世日益多玩索是編愈日益勤撫今憶往凡所經歷率循推準猶夫耕有畔而織有幅而於倫常之厚薄卜世業之昌替尤若影隨响答焉信先君子省誡有素故以勗余小子諄且切也竊慮歷久殘缺浸假而湮沒也則蹈知而勿傳之失以負先君子舉授意敬壽梨棗用備海內藏書家牙籤萬一裨助羣弦揣陋淺聊仰先王父立德立功而外所以立言者又庶見一班云爾

康熙歲在戊辰仲冬孫男世鴻百拜敬述於稽山之果育堂